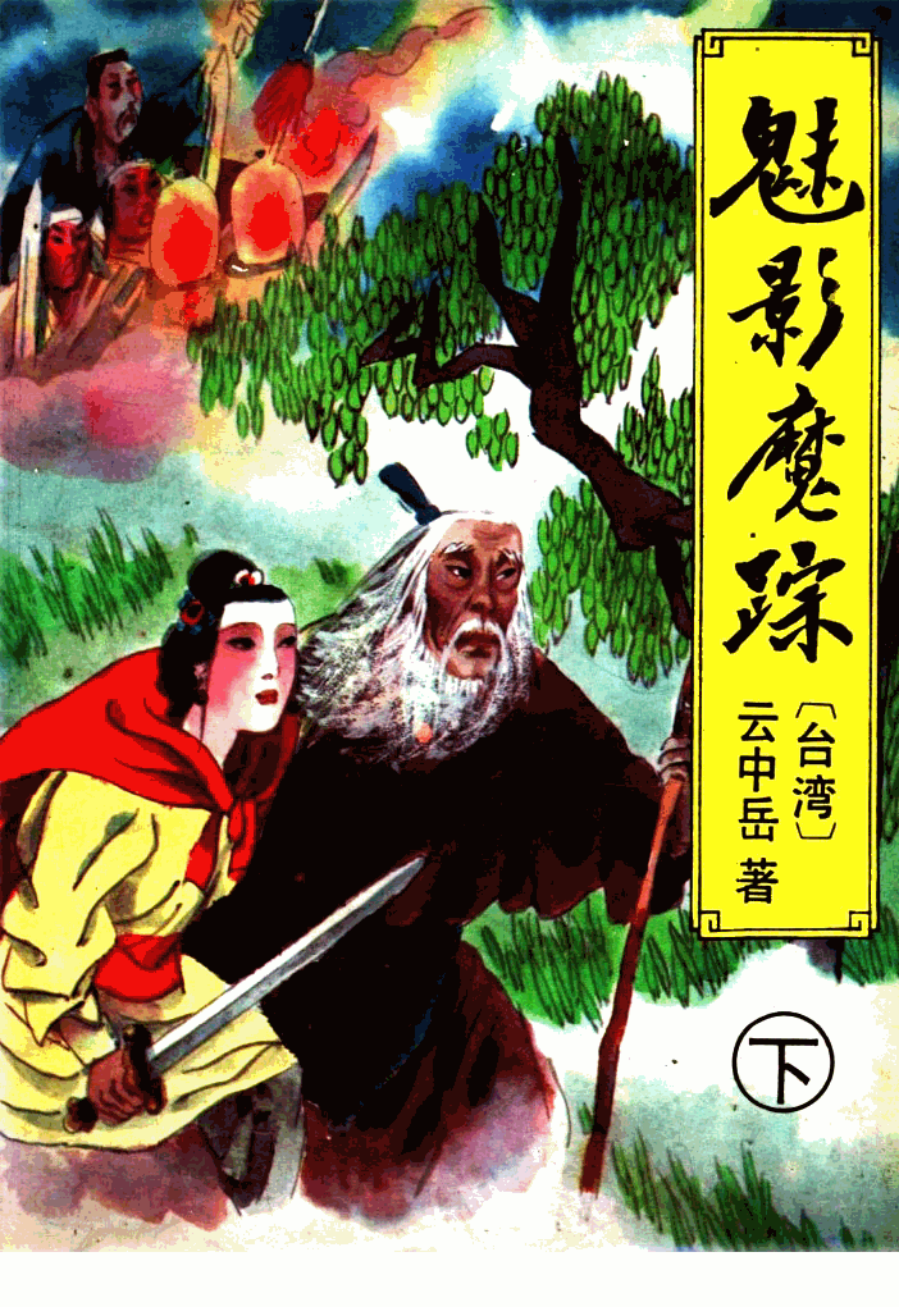




魅影魔踪

〔台灣〕
云中岳 著

Ⓣ

目 录

一	冥魔厉剑	1
二	织女神针	23
三	君子好逑	47
四	牛郎吃瘪	69
五	长箭短针	91
六	融融无猜	114
七	鸳鸯毒娘	139
八	脱羁离群	163
九	设伏截脏	187
十	冥魔获宝	212
十一	蹶扰追袭	237
十二	大张魔旗	253
十三	蜂皇攀交	278
十四	险哉魔窟	301
十五	避风引敌	328
十六	神针陷落	354
十七	神通迷离	373
十八	魔衣怪影	395
十九	双丽逢妖	419
二十	废道觅佛	444
二十一	伤师制徒	468
二十二	明攻暗袭	491
二十三	胁迫徐州	509

二十四	势夺飞虎·····	539
二十五	阻建山门·····	561
二十六	文攻武卫·····	582
二十七	二煞三女·····	605
二十八	出乖露丑·····	626
二十九	斗室生春·····	647
三十	涤荡外围·····	670
三十一	惊逃溃退·····	693
三十二	仇了缘结·····	720

二十三 胁迫徐州

神针织女一蹦两三丈，三两起落便消失在树林深处。

自始至终，两人都不曾通名。

“看样子，她有死而后已的决心。”

杨明自言自语：“四海牛郎不但雄心勃勃，而且工于心计阴毒得很，早晚会重临顺德府，把她爹爹打下地狱，难怪她不甘心，要死而后已。我劝她走，显然不是好主意。”



石泉寺白天也罕见人迹，夜间更是鬼魅飘忽，鬼火飘浮，野狗长嗥，枭啼悽魄，森然有如鬼域。

冷面佛母师徒仍在寺内住宿，短期间不能走动。

冷面佛母的腿挨了一记小法刀，没伤到筋骨，本来仍可勉强走动，真不该昼间仍然逞强，偕三女煞配合四海牛郎布伏，强提真力行雷霆一击，反而被杨明全力御棍破法，震得她创口迸裂，行动时痛楚难当，走不了啦！

大女煞更糟，神针织女那一剑深入内腑，幸好有灵丹妙药保住了性命，更走不了以免伤势恶化。

但她们必须走，杨明肯定会来找她们讨公道。她们也知

道杨明也受了伤，但以逃走的速度估计，伤势不会太重，将会在短期间找她们算账，在这里等候强敌前来报复，她们的禁制绝难对付杨明这种可怕的高手。

二女煞和三女煞主持大局，显得忧心忡忡，四海牛郎没留下人手相助善后，她们自卫的能力有限得很。

因此，受伤的大女煞不时诅咒埋怨，认为四海牛郎对不起她们，只顾自己逃命，不管她们的死活，无情无义毫无一个首脑人物的担当。

二女煞悄悄跑了一趟县城，预定雇两乘小轿，把受伤的人抬走，夜间快速西奔宿州，与一社一会的人会合，人多势众足以对付杨明的报复。

天黑后不久，距动身至北门外乘轿仍有半个时辰，马匹已备鞍上辔，行囊也系妥在鞍后，一切停当，只等时间一到便悄然动身。

三女煞正在收取布下的防险法器，这些法器是准备对付杨明的，这半天毫无动静，猜想杨明不会来了，很可能伤势不轻，没有前来冒险的精力。

刚将寺门外的几支旗幡木人收妥，山门外的阶下人影幻现。

昨晚杨明深入虎穴，直捣中枢，并没触及禁制，是被她们引狼入室“请”进来的。

今晚，禁制一收就来了。

她眼角瞥见黑影幻现，不假思索地纤手急扬，两只小金铃与一把八寸小法刀，发出奇异金鸣呼啸横空，黑夜中看不清形影，金鸣声也乱人听觉难辨位置，即使是暗器宗师级的名家，也逃不过两铃一刀的狂猛突袭。

“是我……”黑影急叫，人化流光斜掠出三丈外，险之又险地脱出两铃一刀的控制区。

“你还不算无情无义，我还以为你丢下我们走了呢！”

她及时停止发射第二群暗器：“进来吧！我们正准备动身去宿州找你，你如果不来，彼此之间肯定会有是非。”

是四海牛郎，身边没带有保镖，穿了灰黑色夜行衣，不再穿华丽的衣衫招摇。

“我安排窝弓金钩，非宰了这个混蛋不可，就算他是龙虎，也逃不过金钩窝弓。”

四海牛郎走近，并肩进入寺门：“眼线没发现这混蛋的踪迹，很可能潜伏在这附近打你们的主意。所以，你们今晚不要走。”

“我们已雇了轿……”

“我知道，我已替你们另行安排。”

“你没先和我们商量，就替我们决定行止？”她大为不满：“今晚不走，等他精力恢复，我们能走得了？师父与大姐皆伤势不轻……”

“我另派有人掩护你们，放心吧！今晚你们一走，他便不可能紧蹑在你们身后，我的埋伏便不能发生作用，日后要除他更非易事了。”

“你还有多少人？”她要知道实力。

“不太多，但都是高手中的高手，打埋伏算是委屈了他们，光明正大硬拼咱们也稳占上风。”

“人不多，能有多少胜算？你利用我们做引媒，存心要我们冒可怕的风险，你……”

“不会有风险，信任我，好吗？”四海牛郎安抚她：“我的

人必须加紧追赶九州冥魔，所以不能多抽出一些人手对付杨小辈。”

“你真发现九州冥魔了？”她竟似不信：“在这里出现了好几个九州冥魔，你知道哪一个是真的吗？”

“我见过他，是一脸色红润的老人。在顺德我就和他打过交道，那时他和神针织女并肩站。”

四海牛郎不便将在顺德发生的故事详情说出，几句话带过：“我在那老鬼又和那泼妇走在一起，好像身边多了一两个人。老魔其实浪得虚名，真才实学有限，真要生死相拚，三十招之内我有把握摆平他，所以不足为患。我觉得这姓杨的小辈，反而比老魔高明，很可能是心腹大患，因此必须先除掉他。见了你师父，我再把埋伏的计划提出来商量。”

“你最好小心些，大姐很不谅解你呢！”

“我没走，表示我重视情义，对不对？为大局着想，她应该谅解，你也该替我美言几句呀！”

“哼！谁知道你怀有些什么鬼心眼？大姐认为你雄才大略，对你期望甚殷……”

“你呢？我是说你对我的看法……”

“你像楚霸王。”她冲口而出。

“呵呵！谢谢你的夸奖。”

“楚霸王是个彻底的失败者。”

“你……”四海牛郎笑不出来了。

“你自己进去吧！”她指指没有灯光的黑暗禅房，自己袅袅娜娜循小径往偏殿走了。

楚霸王不在关中称帝，跑回徐州（彭城）建西楚霸王皇朝，就是没有远见的失败者。

所以当时有人骂这位霸王沐猴而冠，讽刺楚人没出息。



同一期间，杨明单人匹马，出现在西行的官道上，夜黑如墨，官道上鬼影俱无。

已远出三十里外，健马轻快地小驰，前面隐约可看到一星灯光，像吸引飞蛾的荒野星火。

这条路他熟悉，知道那是路旁的三家小店，前不沾村，后不近镇，旅客可在这里歇脚进食，赶不上宿头，也可以向店主情商暂住一宵。

他在五里外便策马驰入路右的荒野，不久便像幽灵般出现在三家小店的后方。

小店早已关门，夜间不可能再有旅客行走，最右首的一家小店居然悬了盏气死风圆形门灯笼。

地头熟，他在地利上占了先。

店堂有灯光，三名大汉正面据桌品茗聊天。

门外侧的小广场边缘一株槐树下，躲着一个警哨，贴树而立不言不动，可以完全监视官道两端里内的动静。

三大汉身材特别壮实，四十来岁正壮年，一举一动沉着稳实，流露出名家高手的气势，一佩剑，一佩刀，另一位肋下有盛判官笔的革囊。兵刃不离身，表示他们随时皆有防范意外的准备。

“咱们这一组只有六个人，真对付得了姓杨的小辈吗？”

佩剑的大汉喝干杯中茶，一面斟茶一面说：“连冷面佛母四位巫门大师，也自认对付不了他。社主把希望寄托在咱们

两组人身上，是不是有点倒因为果？”

“周老哥，你不要心虚好不好？”佩刀的大汉倒是信心十足：“咱们大才小用，明天要扮店伙旅客，茶水食物皆下了入喉即生功效的封喉毒药，再六人暗器兵刃出其不意全力一击，他即使真练成不坏金刚法体，在毫无防备下，同样禁不起一击。”

“咱们六个威震江湖的高手名家，被安排暗算埋伏，实在不是滋味。”佩判官笔大汉开始发牢骚：“我想斗一斗真的九州冥魔，不该答应留下的。老魔可能已经到达宿州了，但愿还有机会赶上去。斗一斗这威震天下的魔头，才是出人头地的英雄行径；暗算姓杨的小辈，成功了也不光彩。”

“谁也无法证明那老魔是九州冥魔。”佩剑的大汉说：“社主硬指那人是九州冥魔，却又不积极图谋，与往昔操之急切的态度完全不同，可知连社主也不敢断定是真的九州冥魔。你真有意斗那个魔头，日后一定有机会斗他一斗的，咱们留在宿州的人不多，人都赶往徐州布置了，留下的人绝对奈何不了那魔头。社主说那魔头不足为患，我看靠不住，他就无法缠住那魔头，我们赶到时，魔头早就不知去向了，傍晚才发现魔头三男女西奔，想追已来不及了。”

“天杀的！到底有多少个九州冥魔？”佩刀大汉大拍桌子：“可以肯定的是，打伤双头蛇女皇蜂的年轻九州冥魔，决不是一个白发老头化装假扮的。社主硬说那个红脸老鬼是真的九州冥魔，我不相信。诸位，如果我说姓杨的小辈，是真的九州冥魔，你们相信吗？”

“社主说谁是，你们最好是相信。”佩判官笔的大汉大声肯定地说：“社主在顺德府，与九州冥魔交过手，在这里再次

相逢，交手略占上风，应该不会有假。早些歇息吧！明天有得忙呢！等冷面佛母的小轿经过时，就得看我们的了，那混蛋一定会跟在后面，在这里也必定歇息饮马，咱们千万不要误事，务必按计毙了那杨小辈，如果失败，咱们的脸往哪儿放？”

“真得早些歇息养足精神，明天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佩剑大汉喝干杯中茶离座。

自始至终，他们没发现堂屋左后侧的货架房，隐伏着一个体形缩小近倍的怪影。

次日辰牌末巳牌初，两乘小轿八名轿夫，加上扮成村姑的二女煞三女煞四匹坐骑，在小店歇息片刻，不久便向西趲赶。

始终不见有陌生的可疑单身旅客出现，表示没有人跟踪盯梢。

直至未牌时分，六大汉才撤走策马西行。

所有的沿途埋伏落空，一步错全盘皆输。

第二天午后不久，住进宿州北关外的兴隆老店，算是安全抵步，沿途没发现任何警兆。

断后的一组人，在傍晚时分赶到，也一无所见，似乎杨明这个人已经不存在了。

也许，已经伤重死在灵璧了。

一社一会留在宿州候命的人并不多，其他的人已向徐州走了，事先已有安排，不需留下太多的人应付意外。

几个九州冥魔在灵璧出现，就是意外之一。杨明的现身讨债，更可算是意外中的意外，把四海牛郎拖住，主将留下处理意外确是失策，没能把精力放在徐州开山门的大目标上，错失大好时机。

徐州方面，笑孟尝正与紧急赶来声援的朋友，作了妥善

的应变准备，严阵以待。

冷面佛母与大女煞的伤势，已受到有效的控制，不愿在宿州等候杨明前来报复，仍然催轿往徐州出发，有十余名高手名宿随同保护，不怕杨明兴师问罪。

在宿州仅停留一天，便动身北上，二三两女煞仍可派用场，四海牛郎需要她们助威。



一会一社仍有一些人留在宿州，而且有效地建立了联络站，连接颍州与河南汝宁，形成一线势力范围。

其他的人，已陆续奔向徐州，预定一会一社的山门，在徐州建成中枢指挥中心，再向北扩张，务必有效控制这条南北大官道，完全掌握所有的江湖行业，广辟财源继续广罗羽翼，要在短期间形成势力最大的组合，作为逐鹿江湖霸主的根本，持续壮大志在号令江湖。

计划早已拟定，各路负责人分头进行，灵璧的意外事故，虽然影响既定的计划，有所延误，但并不影响大局，两位主事人被这件事耽搁了几天，并没影响其他各路执行人的行动。

可是，主事人的耽搁，却影响了先到达徐州布局的人，无法如期展开大规模的行动，主事人迟迟不来，大规模行动没有主事人指挥，行动当然有顾忌，等于是没有强大的实力支持，谁敢冒险如期进行？

早些天先到达宿州的人，并没在宿州逗留，快马加鞭赶赴徐州布局，并不知道后来宿州所发生的变故。

最早住进兴隆老店的人，是美丽的妖娆的毒娘子卓鸳鸯，

美丽而面孔冰冷的阴煞吴霜、漂亮丰满的散花仙子罗云裳，另几个男的，首脑是阴雷豹张大胜。

男男女女一起落店的，共有十二个人。

早些天，这些男女都曾在这里落店，闹了个满城风雨，地位甚高的江湖名杀手天杀星钱森，被一个刚落店的老瘸子，两耳光加上一脚，成了残废，无法兴风作浪。

店东多臂猿沈如山心中暗惊，知道大事不妙。这些江湖强龙，上次是来向笑孟尝挑战寻仇的，失败逃离疆界，这次卷土重来，还会有好事？

其他客店中，也陆续住进一些不三不四的男女。

消息传入旭园，笑孟尝更是大感不安。

当天，便有人找上了燕子楼帮，把帮主混世星宿姚家驹，整得服服贴贴。徐州第一大帮的蛇鼠，成了外来强龙的忠心爪牙。

进展极为顺利，如期引起本地龙蛇的注意。

中原镖局的局主飞枪将董君山，心中更是不安。

镖局是白道行业，也是江湖行业之一，办事守规守矩，不可能出头和境内的强龙玩命，除非对方劫镖或打上门来，不然决不可和江湖朋友刀来剑往惹是非。

对方卷土重来，显然早有阴谋，早晚会露出狰狞面目，后果令他不寒而栗。

风雨欲来，地主只能静候情势发展。

果然不出所料，燕子楼帮的狐鼠，当天傍晚便出现在南关。混世星宿带了八个爪牙，神气地在街上大摇大摆走动，耀武扬威神气得很，正式放话收取常例钱保护费。

上次有杨明出面，把混世星宿揍了一顿，燕子楼帮的爪

牙，从此不敢出城。现在，杨明不在啦！一切承诺自动失效，不出城的承诺当然取消。

第一步踏出顺利，第二步立即跟进。



笑孟尝不怎么介意阴雷豹与毒娘子卷土重来，这些江湖枭雄纠众寻仇报复事极平常，再找来几个朋友前来报复是意料中事，他自信有能力应付这些江湖丑类，家中严加戒备，也派人侦伺这些人的动静。

次日一早，次子项家福带了两位随从，不乘坐骑步行进城，想到中原镖局找飞枪将董局主，商讨当前的情势，以便策定应付手段。

刚踏入街口的栅门，右侧一家民宅的大门出现毒娘子俏丽的身影。

双方曾经打过交道，冤家路窄。

“项二少爷，没忘了我吧？”毒娘子的笑媚极了，婷婷俏立轻拂着鸳鸯销魂巾，流露出无比诱人风情：“上次被你们赶离此地，思念殷切，所以回来再瞻仰贵地的人文风采？欢迎吗？”

话中有话，甚至带有文味，不但流露艳冶的风华，也表现出淑女的文采。

文采风流并不专指男人，用来形容女人同样适合；当然女人必须有才女的内涵。把一个荷锄下田上山采樵的女人，形容为文采风流，那会令人笑掉大牙，用错了典。

项家福早有心理上的准备，并没感到意外，对方态度友

好，倒让他大感不安。

对付恶狠狠的强敌并不难，对付笑面迎人的漂亮女对头，还真有点穷于应付，他不是涉世甚深、胸有城府的老江湖，哪能与一个江湖荡女周旋裕如？

“徐州是大埠，人人都可来游览敝地的风景文物。”他不得不流露出勉强的笑容应付：“卓姑娘，你是否把话说反了？”

“哦：是吗？”

“你们查出那位老瘸子的下落底细吗？”

真正赶这群凶梟走的人，毫无疑问是那位神秘的老瘸子。上次的事故自发生至结束，双方都不曾正式交手拚搏，毒娘子甚至不曾把天杀星约会的口信，正式向笑孟尝提出。

“咦！那老瘸子不是你们的人吗？”毒娘子故作惊讶：“那天晚上，他和你们同时出现，声势汹汹伤了我们的人，不会是凑巧吧？能取信于江湖同道吗？谁会相信这是巧合呀？”

反咬一口，这一口咬得结结实实。

“我们衷心希望那位老瘸子前辈，站在我们的一边，可惜对这位老前辈一无所知，至今仍然引以为憾。”他不想浪费唇舌斗口反驳：“你们如果大加张扬，说不定反而引起那位老前辈的反感，一怒再前来找你们算帐，那就有人要倒楣了。可以肯定的是，倒楣的人决不会是我项家。上次他向你们索赔，好像一文钱也没索到。这次，你们是不是带来不少金银财宝？”

毒娘子真感到心虚，脸色一变。

老瘸子脾气坏得很，一言不合就下毒手废人，再死缠不休，必定是气量狭小脾气暴烈的魔道人物，真要听到消息赶来兴师问罪，铁定会有损兵折将的大麻烦倒大楣。

“那老鬼这次最好扮缩头乌龟，不然必死无疑。来者不善，

善者不来；如无七八分把握，我们敢卷土重来向你们讨公道吗？”毒娘子心中虚，口气仍硬：“哦！你们不打算先下手为强，出面赶我们走吗？”

“呵呵！我项家不是豪强匪类，没有赶人离境的坏习惯，也不配称雄道霸划禁区。在家或在外行走，宗旨是人我不犯我我不犯人，但决不怕事畏事，必要时为了自卫，不妨以牙还牙。你们找来了多少高手名宿撑腰呀？收服一些城狐社鼠成不了大事的。”

“嘻嘻！你不必探口风。过几天，会有人趋尊府拜会令尊，洽商一些双方都有好处的事，生死成败，得看令尊是否有合作的诚意而定。”

“有这么严重？”他心中一跳。

生死成败，这可不是闹来玩的大事，显然与天杀星上次寻仇的目的不同，这鬼女人有意无意地提出警告，语意充满凶兆。

“是否严重，是吉是凶，决定权在令尊。总之，我们不会强求令尊办不到的事，所以令尊最好明时势识兴衰，不要愚蠢地放弃名望财富升上颠峰的好机。项二少爷，听说你和杨明交情不薄。”

“那怎么可能？”他一怔：“他从小就少与我家往来，长大后在城里鬼混，经常往外地游荡不务正业，我一年也和他见不了三次面，不打架已经算相当好的交情了。他在兴隆老店做临时店伙，根本不可能和我走在一起。你上次连累他成了残废，不会是怪我吧？”

“那……那是店东多臂猿说的。”毒娘子含糊其辞，脸色不正常：“听说他到外地找郎中医治，是不是到南京找名医？”

毒娘子这群从汝宁来的打前站人员，不但没在颍州逗留，也没在宿州参予行动，所以不知道后面所发生的事故，女皇蜂引诱杨明入会，被双头蛇整得半死，九州会的人，都没把杨明当成人物，把这件事忘了，也不便提起，因此连四海牛郎也不知道这件事。

直至杨明在灵璧重现，一社一会这才大起恐慌。这时，毒娘子这群人早就到达徐州展开预定的行动了，所以徐州的人，根本不知道灵璧与宿州所发生的事故。

显然多臂猿也不知道杨明的去向，杨家并没向外透露杨明回灵璧老家养伤的事。

项家是从杨明的兄长口中知道的，简简单单语焉不详，所以碧瑶小姑娘盲人瞎马前往灵璧碰运气，最后仍然查不出下落，几乎送掉小命。

“不知道，我也不便打听。”他不想把杨家拖下水，故意装出漠然的态度：“你们向我家寻仇，他跟你们走，因而受到波及，事故牵涉到我家，他怀恨迁怒我家理所当然，所以我不便打听。你问他……”

“没什么啦！顺便问问而已，毕竟和他交情不薄，关心他也是应该的。”毒娘子有意结束话题：“请转告令尊，过两天准备接待我们的专使，心理上早作准备，千万不要动先发制人的蠢念头。我们同来的几位顶尖的高手名宿，性情都很暴烈，你们如果派人激怒了这几位名震天下的名宿，下场是相当悲惨的。话我已经传到，再见。”

毒娘子向他嫣然一笑，挥挥那条可怕的长长轻柔的鸳鸯销魂巾，袅袅娜娜从屋侧的防火巷走了，空间里仍留下淡淡的脂粉香。

项家福不再往大街走，策马回头奔返逸园。



一连三天，燕子楼帮的帮主混世星宿，卖尽了死力，把城内城外大大小小的地方帮会狐鼠，用威迫利诱双管齐下，将之纳入统一指挥的系统内，成就斐然，第一步控制顺利地完成了。

阴雷豹十二位男女，走动得最频繁，却避免与混世星宿一群蛇鼠直接打交道，显然志在吸引本城豪霸的注意，让暗中活动的同伴秘密进行胁迫收买事务。

笑孟尝还没看出危机，并不重视这些二流江湖人物卷土重来，仅提高警觉加强戒备，等候情势发展。

天杀星已成了残废远遁，这次住进兴隆老店的人中，没有这个残暴的滥杀手，卷土重来的人数反而少了几个，不成气候。

各处皆有半神秘的旅客滞留不走，似乎并没发现特殊的高手名宿隐身其中。

城狐社鼠被身分不明的人胁诱，事极平常。这些泼皮地棍混世痞氓，有奶就是娘，稍给予一些好处，再加压力整治几个首脑，杀鸡儆猴，便可成功地网罗为羽翼。

各地的豪霸扩张地盘时，十之七八采用这种手段以达到目的，这种现象不值得忧虑，不可能成为心腹大患。

如果胁诱手段波及豪霸级的人物，那就会引起强烈的反弹了。城狐社鼠倒戈，豪霸们并不认为是严重事故。

本城的豪霸以笑孟尝为首，他在等候情势的发展，等候